

如何以「那个与我有婚约的少年郎死在了战场上」为开头写一个故事？

那个与我有婚约的少年郎死在了战场上。我却委身太子，成了太子的掌中娇……或者叫暖床婢。

《缚玉》（已完结）

1

萧子烨被压入天牢的时候，太子季正掐着我的脖子欢好。

「阿彤，你的旧情郎回来了，可开心吗？」

我迎合着他的撞击，指甲紧紧扣着床侧雕花。

「妾身不敢。」

「哦？」

梁季眯起他那双狭长的凤眸，手指还在我刚被吮咬过的锁骨处游走。

「你有什么不敢的？」

2

太子季带我去去了天牢。

他抚摸过我的脸颊，在我以为要狠狠落下时，又在耳际换做一个轻柔的停顿。

「阿彤可要好好表现。」

外面落了雪。

太子季执意不坐轿。

我跟着走在他身后，深深浅浅踩出两排雪印，只觉手足、心口冰凉。

梁国萧氏，开国肱骨，将门世家。

萧家满门忠烈，满门……抄斩。

萧子烨死里逃生，从战壕死人堆里花了三个月爬回故国，也就落得个生囚天牢，后路未卜。

而梁季带我来见萧子烨的目的，也只是为了一场别开生面的羞辱。

「怎么不走了？」

他回过头来看我，「良娣可别是心疼了。」

良娣两个字他咬得格外重，似在提醒我，今时今日，我不过是他梁季蓁养在东宫的一个玩意儿。

他未明说的，名为良娣，实为贱奴。

「殿下说笑了。」

我紧走几步，挨到他身侧落后半步的位置。

「妾身只是脚冻僵了。」

他却一把将我揽到他怀里，咬着我的耳朵恨恨，「你最好是。」

「哗啦——」

天牢里阴暗潮腐，呻吟哭诉声不绝于耳。一路朝里，活像走在人间炼狱。

这条路走到最深才见萧子烨。

他背对着我们，盘坐在一个小小的阴暗角落。

太子季把放在我腰侧的手加重了力道，逼我出声。

「萧哥哥。」我连话都险些说不出。

可又不敢让梁季看出来。

拼命眨眼睛，把眼泪逼回去，哑着嗓子又叫了他一遍：

「萧哥哥。」

里面的人身形顿了一下，似是不敢相信般。

而后他回过身，先惊后喜，「彤儿——」

是我魂牵梦萦，幻想了无数次的模样。

他戴着厚重链锁急急奔过来，隔着一层铁栏杆朝我焦急询问，
「你还好吗？」

我很好……比起萧家来，我当然很好。

彼此都有千句话想说，还未发言就红了眼眶。

他欲开口时，又眉头一蹙，「你怎么在这里？」

这次问的是我身侧的太子季。

牢里的昏暗烛火，在梁季脸上兜出影影绰绰的光影。

原来他一身黑衣，不衬雪景，却衬此间阴森可怖的牢笼。

「孤怎么在这？」太子季笑了，「良娣还不快给我们小将军解释解释。」

「太子……良娣？」

萧子烨的目光凝在我脸上，凝在梁季搭在我腰际的手上，眉宇间的痛寸寸折换成困惑。

「太子良娣？」

我被他看得发窒。

「苏彤。」

他甚少叫我名字，连名带姓叫起来。

平时玩世不恭的少年一旦正经，有一瞬间我觉得他比梁季还要使我害怕。

是那种，我怕我们再也回不到过去的害怕。

「是啊，孤的良娣。你有意见吗？」

梁季勾起唇角，如同挑衅般，按着我的腰便印上一个吻，笑眼微挑，指尖还在我唇边蹭一蹭。

他看向萧子烨，「你有意见吗？」

我看着萧子烨脸色越来越沉，满目恨意。

知道他自幼性烈，只怕积攒的情绪马上就要爆发。

于是我抢先倚在梁季怀里，手抚上他胸膛，露一个笑靥如花。

「妾身已经是太子的人了，任旁人再怎么想，也没有毫分差别。」

我的目光从含笑的梁季看向狱中的萧子烨，勉强朝他抛一个笑容。

「萧哥哥，萧家已经完了。」

我说，「苏彤今日前来，只是看望萧少郎最后一面。日后一刀两断，望萧少郎好自为之。」

说完我转身向外走，怕再多待一刻，就要被梁季看出异样。

身后传来萧子烨疯狂拍打狱栏的声音，「苏彤——」

好在太子季也跟了出来。

他恍若没听见身后声音，反而裹紧我身上大氅。

「小心外面冷。」

语调温柔，好似今天这一切，都不是出自他的手笔。

我早该知道的，太子季，就是一个披着人皮的疯子。

3

第二日早晨，我感知到身边的人并没有走。

梁季精赤的胸膛贴着我的背，一只手臂还紧紧箍着我的身子。

我侧蜷着身子，不敢动也不想动。

疼。

身上没有一处是不疼的，四肢五骸都似遭重物揉碾，疲至心窝。

梁季每次留宿在我这里，好似都是为了由着性子施暴。

他昨天得了意，笑挑着眼睛折磨了我半夜，肖想出刁钻的新法子调治我。

也到底让我缠着他的腰，颤着嗓子叫了半程哥哥。

哥哥——

我恨不能手中生出一把刀，把它狠狠地捅进身后人的心窝。

可惜我手上没有刀，只有腕子上两圈空荡荡的淤紫。

身上新添的疤痕星星点点，恶心得让人反胃——

也许来不及褪就又覆了新的。

最可笑是刚进太子府的第一日，我累极了，昏昏沉沉不知睡了多久，反被梁季揪着头发从床上一把扯下来。

「你装什么？」

「还真以为自己是什么良娣主子？」他蹲下身扳起我的脸，
「也不过是我东宫里养的一条狗。」

狗倒还能咬他一口。

我闭着眼睛不去回想，只当是还在梦里。

「良娣——」

迷迷糊糊中听到有人在我耳边说话。

侍女小梅语气担忧，覆在我耳边轻声唤我，「太子妃请良娣过去，说是小主子身上有些不好。」

阿宝……阿宝！

我猛地睁开眼，盯着床顶的繁花刺绣愣了一刻神，手足并用就往被褥外面爬。

阿宝绝对不能出什么事情！

有个人拦腰把我捞回去。

「孤今日沐休，难得睡个好觉，你闹什么？」

他阖着眼睛，把下巴搁到我脑袋上。语调缱绻，显出一派难得的柔情。

「我……」

据在嘴边的话说不出。

我知道，自己一时急火攻心，刚刚的表现怕是已经惹恼了他。

甫一感受到身后人的躯体线条逐渐变硬，心里暗道不好。

「又是为了那个孩子？」梁季的语气也转冷。

「孤是不是太纵你了？」

他松开对我的桎梏，坐起身朝小梅嘱咐，「告诉太子妃，以后不许拿那孩子来叫她。」

「是……」

我已经随便披了件薄外衣，非常乖觉地跪在床侧。

「妾身服侍太子更衣。」

梁季沉默着，等我一件件为他穿衣。

最后，在腰际围了一圈系带时，我被他握紧了手臂。

浑身激一个冷颤，知道该来的还是躲不过。

下意识往外跑，下一刻就被他拽着手臂拉了回来。

外衣只挽了一个结，轻易被他撕解。

然后他捞起我一条腿架在他肩头，摠住我的腰肢，桎梏住因受不住而连连后撤的我，

那双凤眸里有一瞬耐不住的凶戾，覆在我耳边的嗓音喑哑，

「苏彤，你们苏家人，可真是都有一身蚀骨销魂的好本事。」

4

过了不知多久，等到梁季终于厌倦，冷冷抽身，整衣敛容去了别处，我才得空喘息，忍着酸疼，一瘸一拐去了太子妃那里。

阿宝是养在太子府的孩子，可她本该姓萧。

萧家一百六十八口抄斩那日，秋雨瓢泼。我抱着满身血裹的阿宝，匍匐在太子脚下。

「求太子饶稚儿一命。」

「饶她一命？」太子好整以暇地朝我笑，「你苏家已是自顾不暇，你倒还有心情去管别人家的闲事。」

「啊……孤知道了。」他撑着头笑看我，「这是你那嫁去萧家的姐姐的孩子。」

「萧家的小将军……是你未婚夫婿，对不对？」

我抵着唇不说话。

太子从座上下来，围着我打量一圈，目光落在我湿漉漉的发髻和湿透了的衣衫上。

他说，「把你这身衣裳脱了，孤就饶她一命。」

我猛地抬起头看他。

「怎么？」

他挑起一双凤眸，「不服气？」

「不服气就请走吧，苏女郎。不过……」他说，「孩子留下。」

他说完，仍是回座上给自己斟了一杯酒。

「阿惹，送……」

「我脱。」

指尖掐进掌心，我抬头看他，「我脱。」

他微微眯眼。

「甚好。」

我知道接下来要发生什么，我认了。

我要保住阿宝，保住这萧家所剩……唯一的骨血。

等我不着一缕站在太子季面前，因为寒冷和羞恨而全身发抖时，他却已经有些微醺。

幽幽的瞳盯了半晌，末了他轻勾了唇角。

「不愧是苏家人。」

他走到我面前，看着因羞愤和寒冷而止不住颤抖的我。

「这双眼睛，本太子记住了。」

我眼里有的……大概只有恨吧。

他却并没有对我做什么，仿佛只是为了看我受辱，等我无力伏倒在地时，才为我披一件衣。

我眼里所见，只有那双云纹织锦的靴面。

声音从高处传来，「你进太子府，我放过苏家和孩子。」

我没有法子拒绝。

阿宝被扣留在了太子府。

「放心，本太子言出必行。」梁季单手托着那襁褓，「绝不肖似你苏家人。」

而后的事情，我入太子府。

而太子妃生产那日所诞麟儿，被传成了双生子。

——我整理好脸上表情，压下身上不适，抬脚迈进了太子妃的房间。

太子妃正抱着一个粉襁褓哄弄着。

太子妃是大家大户的嫡女，大方和气，又真心爱护孩子，有乳母也常不肯假手于人，并不做妒恨做派。

梁季答应我留下阿宝，可是要堵住天下人的口，他还说这个孩子落到别处他不放心。

他不放心，怕有心人教唆，从小养出一个仇他恨他的毒苗苗，所以要放到自己眼底，养出一个自己的好女儿。

「彤妹妹，你可算来了。」

太子妃把手中的阿宝放到我怀里，「阿宝准是太想你了。」

阿宝不养在我身边，却最和我亲近，朝我笑的次数最多。

我贴一贴阿宝的小脸。

有些发烫。

「昨晚上就有些发热，今早晨还呕了奶。」太子妃说，「问过太医说没什么事情。只是总也不肯吃东西，才着人去请你过来。」

谈话间，阿宝的眼睛睁开了，圆溜溜的，长着长长的睫毛和一层好看的双眼皮。

她看着我，果然也笑起来。

小小的孩子，连牙齿都没生，灵性却十足。

我看着她，在心里同她讲话。

阿宝阿宝，你未谋面的小叔叔回来了，他还活着。他会没事的，对不对？

5

我去宫里走了一遭。

用的名头是去找姑母叙情。

姑母倚在美人榻上，神态慵懒，眼尾却含着媚态。

我想起家中长者常说，同龄小辈中，独我与姑母容貌肖似。

只是不知再过十五载，我能不能学会这样处变不惊的泰然姿态。

「你也不用同我绕弯子。」她说，「本宫知道那个孩子回来了，你想救他。」

我敛眉低眼，「是。」

论情论理，萧家于我苏家有恩有情。

昔日萧家获罪，苏家遭难之际，姑母也曾里里外外多方协力。

而今风头已过，萧家已无权势。

只要姑母趁此机会，在梁帝身边耳言几句……是不是事情还有转圜之机？

京中黄口小儿皆知，苏氏欢澜，十六入宫，位至贵妃。一向最得圣心，盛宠不衰。

「可惜啊。」姑母掀起一个眼波，「本宫是有心无力。」

「子烨是个好孩子，本宫知道。」姑母朝我伸出手，示意我坐到她身侧。

她拉住我的手，轻轻揉抚。

「可是陛下身侧添了新人，你知道。本宫已经不年轻了，比不得你这般青葱模样。」

她说，「你总要在别处另想法子。」

事情兜兜转转，又回到了原处。

回到太子府，我仍在想姑母最后的那句嘱托。

「那萧氏儿郎不是非救不可。好侄女……你若是执意，又何苦舍近求远呢？」

舍近求远……何谓远近。

这条路上是荆棘业火，我也要硬着头皮闯一闯。

我去找梁季的时候，他撂下手中的书卷，唇边勾一抹笑。

「还是来了。」

他抬起眼睛，「怎么，你那好姑母没应了你的请？」

我只管卑躬屈膝，用在他面前一向最卑微的态度祈求。

「求殿下放过萧氏子烨。」

我找不到援兵和其他法子，只能以奴态取悦。

他嗤笑一声，「你就是这般求人的？」

我一步步挪过去，摸索着从他腰间的玉带钩开解。

「求殿下……放过萧氏子烨。」

他抓住我的手，把我摁在桌案上。腰椎骨撞到冷硬案几，还是害我颦蹙了眉头。

「怎么，良娣在孤的书房里，就这样迫不及待？」

看我痛苦神色后，他又笑挑了眼梢。

「那就如良娣所愿吧。」

我以为我做好了准备，可还是羞促地连手足都不知如何安放。

石料寒凉，未清理的桌案上，堆叠的文书手册杂七杂八硌得人生疼。

这样的体会，真是……生不如死。

梁季只想让我受辱，变着法子让我出声。

我一面提防着门外走动的侍从，一面逼自己保持清醒。

可是稍有动静，就神经紧绷，反被梁季撕咬耳垂。

「放松些，你莫不是想害死孤。」

……

过了许久，他才放过我。

我蹲在一旁，默默抚平裙子上的褶皱，让自己出去的时候不至于显得太过狼狈。

还有萧哥哥……

「去吧。」

太子像是看出了我心底所想，抬手压住眼尾欲色，朝我发话。

「你的萧哥哥不会死。」

他说，「好戏才开始，孤也不舍得他这时候死。」

6

还未至正月，朝堂上风云乍变。

有人缴出萧子烨无罪的佐证，为证其无辜，甚至在朝上以头撞柱，血溅当场。

之前力主清杀的老臣，也统一改了口径，央求国君保全萧家唯一的后人。

萧子烨被放出天牢那日，太子季也来了我房里。

「你可满意了？」

我朝他盈盈一拜，「妾身多谢太子。」

「谢孤？」他伸手一揽，我便贴近至他跟前。

「焉知你是不是对孤恨之入骨，盼着有朝一日，能做个丧夫的寡妇。」

大掌紧扣，梁季稍一用力，我便跌坐在他腿上。

他压住欲做挣扎的我，不让我起身。

「费尽心思救萧子烨出来，莫不是还想着能和他再续前缘？」

「殿下说笑了。」

避之不及，我便略微垂下眼睫，在他怀里扮乖觉。

「萧家于苏彤有恩，妾身此举，只是尽力减轻心中负担。」

这是实话，当年我和娘亲进京寻亲，路遇山匪，万幸得萧家父子搭救。

至于寻亲遭拒，被苏府驱赶，流落街头之际，也是萧伯父站出来主持公道，给苏府施压，还我们母女该有的身份待遇。

但我说「只是」，当然不真。

「你心里有数就好。」

梁季起身，把我掖在座上，伸手要来开解我的衣衫。

「至于旁的，孤只相信你的身体。」

.....

临近年关，冗事多忙，太子季的应酬也多了起来。

我能得闲，常留在太子妃那里看阿宝。

只有一次，见他出府后，我便吩咐小梅备轿。

只因我收到一张小笺，上言「申时三刻，天香酒楼。」

笔力遒劲，落款「烨」。

「良娣，一定要去吗？」

「是。」

小梅面露难色，「这要是让殿下知道了……」

我撂下帘子，「无妨。」

其实我也不知道梁季的态度。

他只说过不准我回苏家。其他的，我最开始无心，可现在，不管怎样也要试一试。

轿子驶到半途便被人拦下。

本该出现在长公主宴席上的太子季骑在马上，「良娣这是要去哪里？」

他着玄色大氅，头戴曜冠。

天潢贵胄，两三亲卫，行人便多有噤声不敢行。

我在轿中面不改色，「秦御史家的三小姐将过生辰，约妾身到天香楼一聚。」

「是吗？」

我低眉顺眼。

「殿下若不信，可与妾身一同前往。」我掐紧手掌。

「好啊。」

他下了马，将马缰递给侍卫，竟是要来与我挤同一顶轿子。

这本是我为了不显眼，特意选的极朴素的一顶小轿。

他若是上来，只怕我要贴到他身上。

梁季一掀帘也感受到了内里逼狭。

他从探身改为伸手，「出来。」

他把我侧抱上马，在他身前。

然而我还没调整好，就听到他扬鞭——

「驾——」

我吓得揪住他的衣襟。

这样古怪的姿势，若是不紧紧抓住他，只怕我要滚落马下，做个横死的亡魂。

梁季却像是忘了我这个人，绷着下颌，只管疾行。

一路下来，北风刮脸，本是峭寒。

可我却出了一身热汗，也将他的衣襟抓出两处细碎的褶皱。

他瞥我一眼，并不在意那些褶皱。只是先一步跳下马，也不准备接我。

我暗攥拳头，想着大不了折个腿，也闭着眼睛往下跳去。

却还是落入一个怀抱。

天香楼二楼有个窗户开了又合。

梁季抱着我不撒手。

「孤的良娣性子这般执拗。」

他说，「为什么不会求饶，也不会示软？」

7

我望一望前方酒肆，问他，「殿下，真的要与妾身一起赴约吗？」

「有何不可？」

「倒也不是……」我微微摇头，「只是妾身女伴尚未出阁，乍见外男，恐于名声有损……」

「良娣不必多虑。」他伸手把我揽入他臂弯，「梁都没有人敢多嘴。」

「走吧。」

事已至此，我也只能硬着头皮朝楼上雅阁走去。

一步步……重似千钧。

「怎么，良娣这便走不动了？」

「妾身……刚刚被吓到了，腿有些发软。」

「吓到了？」

他停滞了脚步，像是在思索我方才的话语。下一刻，却狠狠掐住我脖子，拖扭至走廊角落。

我抵着嘴不让自己叫痛出声，被他悬出窗外。

只要他松手，我就能从楼上跌个头破血流。

「像这样吗？」

「妾身……」我艰难吐字。

我并不知道是怎么惹了他不快。

酒楼里人来人往，暂没人关注到这暗角的暴行。

「所以……」他眸光阴鸷，「怎么不让孤帮你呢？」

「苏彤……孤以为你总能学到一些的，怎么一点都不像？」

他的手指一寸寸收紧，扼死我，像扼死一条鱼一样。

但他又在最后一刻放开了手。

然后他轻抚我脖子上的指印，无视我的颤栗。

手指停到一处，他俯下身来。

「留个印记好不好……阿彤，你记住。你是孤的。」

……

雅阁门口。

我于心中默念：不要是他——

「彤彤！」御史千金秦梦吟从内间打开门。

她满眼雀跃，拉住我的手，「好久不见你了。」

又把视线狐疑地投向我身后——

「太子殿下？」

太子季并不理她，而是环顾屋中陈设。

目光绕了一圈，落回到秦梦吟抓着我的手上。

「秦女郎。」

入座后。

梁季啖一口酒。

「孤舍不得阿彤，只好同她一起过来了。秦小姐，不会见怪吧？」

他露出清浅笑意，亲昵地拥一拥我肩头。

秦梦吟坐在对面，注意到我的脖颈青痕，眉头微蹙，和我迅速交换了一个眼色。

我借着饮茶轻轻摇头。

下一刻秦梦吟就冷了脸色。

「那依本小姐看来，也没什么可聊的了。」

她不卑不亢。

「太子，小女子今日请良娣来，是准备说体己话的。可太子在这，叫小女子如何开口呢？」

她又说，

「我爹爹他们今日都去赴了李尚书的宴，想必太子也该在席上的。倒不如现下赶了去，他们也定然欢喜。」

梁季放下酒杯。

「秦小姐这是要逐客了。」

秦梦吟毫不示弱，直直望着他。

二人僵持不下。

「好吧。」梁季终于服软，选择暂败给这小女郎。

他笑挑凤眸，站起身，又回头看我。

秦梦吟先一步挡在他身前。

「我会把人好好送回去的。」

她拉开门，「太子殿下请。」

送走太子季，她才又迎上来，「快让我看看。」

我堪堪躲开，「没事的。」

秦梦吟愤懑，「什么狗屁太子，真不是个东西！」

「阿梦。」我轻轻制止，「不要开罪他。」

「放心，他还不惹姓秦的。」

秦梦吟昂首，「对了，多亏你着人传信叫我来遮掩。若是他真在这见到……」

我听到身后声响，回过头去，屏风旁果然站着一个人。

那蓝衣少年已经红了眼睛。

萧子烨大步走过来，拥我入怀。

「彤儿。」

那些被压下去的情绪，这些天受的委屈，霎时全涌上心头。

我憋不住眼泪，使力捶打他，他反倒拥我更紧。

「我好想你。」他轻揉我的发丝。

我停了动作。

我又何尝不想他？

我不再闹脾气，只是想抱他紧一些，再紧一些，紧至融入骨血，最好永不分离。

萧子烨过了许久才放开我。

他擦掉我脸上泪痕，捧起我脸颊。

「小彤儿不哭，好不好？」

我撇撇嘴说不好。

谁让他叫我担心了这么久。

结果说完我就破功了，笑了出来。

他笑刮了我鼻子一下。

下一刻目光就不对了。

我下意识去捂脖子。

萧子烨拉开我的手，仔细看那些痕迹。

他眼里只有心疼，对我说，「彤儿，是我没有护好你。」

「我一定救你出来。」

萧子烨拳骨紧握，目光坚毅。

「然后杀了他。」

——我再回到太子府时，已是晚间。

而太子季在我房里，不知等了多久。

「回来了？」他问我。

「见到萧小将军开心吗？」

8

宫宴。

马车停稳后我才随着梁季一起出去。

他还伸了手掌给我。

我知道他的用意，也无法拒绝，只好把手覆到他手上。

这场宫宴本来是轮不到我来的。

但是阿昭病了，太子妃爱子心切，忙于照顾，向梁季委婉表达了不出席的意愿后，梁季就指了我和他一起。

他轻轻揉捏我的耳垂，「阿彤可别再让孤失望了。」

我轻轻打一个寒噤。

自上次见到萧子烨已经过了半月，我还是无法忘记那日所遭受的暴行。

太子季用靴踩碾着我的背，薅住我的发，让我记住黑夜该有的样子。

「阿彤不听话呢，该怎么办？」

.....

现在我又成了他刺痛萧子烨的工具。

我着一件湘妃色宫装，满头珠翠，额心还点着花钿。

虽然知道这是隆冬里临近年关的皇家宴，也还是心下诧异，是否有必要穿得这样出格隆重。

这一身装扮，都是太子季手把手挑选。

到了宴席上我才知道为何。

席间有人称赞。

「太子良娣，倒真有些贵妃娘娘的品格。」

太子季怕是恨毒了姑母。

那是我入太子府后一段时日才知道的，他为什么会执意让我入府。

他与我在床上抵死纠缠之际，曾经眼尾泛红，一面死力抵达最深处，一面恨恨问我。

「你姑母勾引那老皇帝的时候，是不是就是你现在这副样子？」

苏家的飞黄腾达，多数是姑母的功劳。而姑母的上位，踩着梁季母妃的尸体。

因为一个姓氏，因为与姑母相似的一张脸，我做了这仇这恨的替身。

至于他对萧子烨的恨，是另一种滋味。

梁季的手搭在我腰间，在席间显出亲密的同时，也方便他耳语。

「他在看你。」

我忍着他掌锢，顺着他目光所视的方向看过去。

萧子烨的确在看我。

他恢复了小将军的身份，但到底处境尴尬，周围人都佯装无视，少有理会。

而他此时将手中酒一饮而尽，怕我难堪，强忍着不看我，手上青筋却突显。

太子季笑着，「好一对情深意重……的苦命鸳鸯。」

我不语。

他便将手上那杯残酒递与我面前，微挑眉眼，半迫着我饮下去。

「唔……」我并不擅饮酒，尤其是这般强迫的屈辱性动作。

只但愿周围没有人注意到其间异样……

姑母坐于君侧，似才注意到我在的方位，朝我颌首。

我压着喉中不适，朝她点点头。

梁帝另一侧新得宠的淑妃，周氏柔嘉，却是朝这里冷冷瞟了一眼。

我不明白那其中恨意何来，难道是为姑母碍了她新宠的道路？

我确认此前并未与此人有多交集。

虽然周氏柔嘉与我一般年纪。

梁帝却已五十有四。

我见周柔嘉与梁帝耳语后离席。

梁帝抚掌开颜，不知为何事笑逐言开，又在席间提起了七皇子的婚事。

自是不关我事，我只肖置身事外即可，却突然听到梁帝言，
「梦吟……咳咳。」

他止不住轻咳两声。

我猛地抬起头来。

那句原话是，「依朕看，御史大人家的三女郎，秦氏梦吟，与小七堪为良配。」

梁帝的面色发红，唇色却泛白，伴着抑不住的咳嗽。

说罢，他又一挥袖，「御史爱卿，你看如何？」

被点到的臣子依言出席。

「回陛下，臣谢过陛下恩赏。」

我觉得心口发寒。

梦吟今日未至，我无法见她得知此事的反应。

但七皇子绝非良配，如今……

太子季按住我的手。

他的表情似乎同样与方才无二致，我却能感受到他的不悦。

知道情绪不好表现得太过明显，又坐了片刻，我觉得实在无法再待下去，遂起身离席。

「妾身只是出去透透气。」

我向来扮乖觉，只有今日险些按捺不住。再多待一刻，只怕要把厌倦恶心写到脸上。

好在太子季还是放开了手。也许是因有同好来找他叙情。

总之他未再阻我，而是轻轻说，「去吧。」

出宫殿，绕过转角就见九曲回廊。其下是粼粼池塘，因引活水源，凛冬不结冰。但也不见夏日风荷景致，只余萧瑟残枝。

我便在这回廊上见到了七皇子梁寻。

「苏良娣，别来无恙。」

9

我微微欠身。

「七皇子万安。」

七皇子年已加冠。

寻常皇子到了这般年纪，一般都会封授王爵称号，他却没有。

无他，只因其出格事情做得太多。

家中姬妾十数人，仅是明面上能叫出名号的，内里厮混的队伍还在扩大；当街强抢民女的事情不是旧闻；甚至连番邦使臣的宠妾，也成了他颠鸾倒凤的榻上欢。

这次就是为了处理他引发的这桩外交乱摊子，才压缓了他封王的日程。

但梁帝对他一向疼爱。

如今既许了梦吟为其妻，只怕授爵号也是指日可待。

他着紫袍，大氅上染缟暗花，立在原地朝我笑。

那双眼睛尾梢比梁季的还要上扬一些，面容白皙，下巴微微抬起，昭显出他一贯的风流倜傥。

「阿彤，这般见外可就是你的不对了。」

他的母妃与姑母交好，我昔日进宫时也见过他几次。

交好谈不上，面熟而已。

他此时却挨近，在我耳边轻轻咬字。

「我本来还想和父皇讨要你的。」

「在以为那小将军死了之后。」

我不动声色撤后半步。

「七皇子说笑了。」

「本皇子说笑？」他笑着拍倚栏杆，又回头看我。

「我要娶你那位小姐妹，你心里也不快意吧？」

……我是不快意，却不是为他不快意。

他俯下身子，平视我的眼睛。

「要不要瞒着我那位好皇兄，和你的好姐妹，凑成本皇子的一对掌中姐妹花？」

我本是垂敛眼眸，静默了半晌后，此时抬起头，也朝他露一个笑靥。

竟险些撞上他鼻尖。

我用只有他能听到的声音，掺了几分恶毒几分媚态挑衅道。

「好啊，只要你能取而代之。」

他一愣，而后急急退后。

整理情绪只用了一瞬，又恢复到那副松松垮垮玩世不恭的样子。

他朝我笑，「你的胆子不小哇，苏彤。」

我只是看着他。

我不信。

这位梁国的福星。

从出生那日起就被司天监定为梁国定国之异星的人物。

他母族是梁国高门望族，外族舅父皆是权贵。

比起生母被定为妖妃处死的太子，背后无依的太子。

他真的不贪吗？

他只是立在原地，朝我扬起唇角。

「下次再见。」

说罢便向我的来路走去。

我望着那背影，良久无语。

梦吟的前路未知……

如今的僵局，单依梁寻之力不成，要靠谁来破解呢？

一回首，却发现从凉亭里却走出一个人来。

梁帝的新宠周淑妃。

她拥着狐裘，揣一方精巧的手炉，搭着宫娥的手婷婷袅袅朝我走来。

一时错愕，又细想方才谈话内容，应该除我与梁寻二人外无人能晓，因此只是规规矩矩朝她行一个礼。

「淑妃娘娘万安。」

她走到我面前，并不答言，只是勾挑着一双标准的美目杏眼打量我。

我自知宫妃总要端着架子，耐心等了。

在我诧异时她才出声，「就是你啊。」

我心生疑窦，又听到她说。

「不仅委身太子……又与七皇子拉拉扯扯。」

「你怎么对得起他？」

晃着绿玛瑙镯子的手在我眼前一现，我尚未反应过来。

冰冷刺骨的池水便已吞没头顶。

冬日里的繁重宫装，此时绞裹着成为拖坠池底的万重枷锁。

无妄之灾。

我连呼救都来不及，便被铺天盖地的绝望灌注。

而在意识模糊之际，似有一人直跃池中，奔我而来。

10

「良娣……」

我朦朦胧胧睁开眼睛，喉咙是一片火烧火燎的疼。

织锦绣幔，影影绰绰的柔粉纱帐，鎏金熏炉……这是已经在太子府内了。

守在一旁的小梅面露喜色，忙沏了杯温水给我。

「良娣可算醒了，已经三日了……」

一池冷水，竟是害了场伤寒。

我搭着小梅的袖子，捂着帕子就止不住呕心呕肺地咳起来。

喉咙嘶哑得发不出声音。

我在她掌心划字。

一个「谁」字才落了笔，院子里便来了人。

太子妃来看我。

她坐在我床侧，嘱咐侍人们把带来的那些补品药材收好。

「听侍人传言说你醒了，我便来看看。好妹妹，多顾惜自己的身体。」

她拿着帕子拍拍我的手。

「阿宝在我那里很好，只是怕过了病气，便没有抱来。你莫担心。」

我点点头，却是一句答谢的话也应不出了。

「殿下那……」

她面露愁容。

「你知道殿下要紧你，好好与他说，他不会怪你的。这自然不是你的过错，只是……」

只是说出去到底难堪。

我心里一下子想到最坏的结果：救我的是萧子烨。

偏偏救起太子良娣的是与之有过婚约的郎君；偏偏是在那种皇室百官都在的场合。

我不知我心里的猜测是否属实，只是若这样……萧子烨所受成见与敌意必然加深。

若是太子季存心对付他……

他可以一手把他捞出牢狱，也可以把他再次打落无尽深渊。

……

第二个来看我的人是秦梦吟。

她言简意赅。

「萧子烨也发烧了。」

我心中的猜测被证实，一下子握住她的手。

「他没事，你别担心。」她反劝我。

我知道担心也没有用，只得强压心中惴惴不安。又想到梦吟婚事，在她掌心划字问她。

「你怎么样？」

婚事定在年后初三，并没有多少时日，她……

她合拢手指，目光坚定地看着我。

「我要逃。」

我被那目光中的坚毅灼到。

有些胡乱地在她掌心写下。

「那你家人……」

梦吟冷笑。

「他们又何时当我是家人。」

「我生母已死，大哥出走，二哥自小夭亡。」

「我父亲同他那位续弦妻子及膝下儿女，才是齐齐整整一家人。」

「他满口应下的时候可替我想过分毫，我又凭什么替他着想？」

梦吟这话不孝，我却认为有理。

我们自小交好，也在于有些同病相怜的意味。

她是病逝的正房夫人留下的孩子，秦家却被后娶的夫人揽在手中，是以身份尴尬。

我母亲明明该是正妻，却被鸠占鹊巢，险些连苏家的门都入不了，勉强成为所谓可笑的平妻，在苏家也不过是人人嫌恶。

整个苏家，除了已去的大姐待我们温善，又有谁值得我倾心付出？

……只要我娘脱出苏府，我未必不能抛下一切，挣一个出口。

梦吟又说，「秦家蒸蒸日上，我跑了未必会受我拖累。」

到底还是挂心的。

.....

我的病总也不好，梁季也未踏足。

除夕夜，院子里仍弥漫着一片病气沉沉的年味。

太子长久不来，侍人们各个是眼报神，同样兴致缺缺。

我倒指望他永远不来。

「良娣，太子和太子妃都在前厅。」

我点头。

不用想，也该知道是怎样一副其乐融融的景象。

「若问起，就说我还病着。」

那小侍女似乎欲言又止。

莫不是还指望我上赶着去讨好梁季？

小梅走过来，以差事支走了那小侍女。

「良娣……」她看向我手中的书，「也莫让灯油熬坏了眼睛。」

我朝她笑笑。

看书是假，我满脑子都是后路如何。

娘亲、萧子烨、阿宝……如果我们能逃出生天。

可是一步行差踏错，就是万劫不复。

又过了半个时辰。

「熄灯吧。」我淡淡吩咐。

「良娣……」小梅面露诧异。

守岁守岁，便该灯火通明燃个整夜才有好意头。

「无事。」

我说。

待我卸尽敷粉钗环，屋里屋外的灯也已经熄了一半。

「良娣。」小梅试探着问我，「廊上还是挂一盏长明灯吧。」

我并未反驳。

「随你。」

等到屋里一片黑黢黢，我坐在床沿，刚脱了鞋袜，还以为能睡个宁和的好觉。

有人一掌推开门，灌进瑟瑟冷风来。

我眯着眼睛，尽量适应黑暗，看过去。

那人是太子季。

我抓着被角。

「妾身已经歇下了……」

「出来。」

他的话语不带温度。

又是要上前来伸手拉我。看到我连鞋袜都没穿好后，又生了一瞬的犹豫。

我已经选择服顺。

「请容妾身自行穿衣。」

穿好衣服，随他出去。

妆容却是没重新画一遍，发髻也只用一根带子松松挽着，披在脑后。

「殿下唤妾身外出，究竟所为何事……」

我们隔了几日没有见面，他又是这种晦明不定的奇怪态度。

他一把将我拉过，挨近他身旁。

走过院门口铺着的厚厚一层粘着黄纸元宝的芝麻杆，到底是完成了踩岁这个好意头。

太子季居然是我将我带到了东宫里一处僻静的梅园。

他没放开我的手。

「萧子烨无事，孤对你而言就没有用处了吗？」

我一惊。

他那双凤眸眼梢已微微挑起，把我圈在他身前。

「你有多少日子没有主动找过孤，记得清吗。」

「妾身……」

我掂着措辞，染病、琐事繁多、组织好的话语已经跃上舌尖，他突然说。

「孤今日不想看你演戏。」

他拥着我看那残雪梅景。

「你知道吗，孤的母妃生前极爱梅。」

十年前那起宫妃相斗，先是姑母受冤，又反转着扯出他母妃殿中藏有巫蛊之物。

苏家联合众臣上书，绞杀妖妃。

为他母亲的死亡，凝成梁季一生的隐痛，也折合成他对苏家和我的刻骨恨意。

梁季贴着我的头发，声音里居然有类似稚子的委屈。

「孤是想让你赔罪的，她死后连个牌位都没有……」

近些日子鼻腔不畅，我却已经在他周身嗅得酒气，知晓他是吃多了酒才如此反常。

我轻轻地说，「姑母欠你的，我不欠。我和萧子烨都不欠。」

他把下巴搁在我的肩头上，「他欠的。」

我闻言便知再驳无用，也不再开口。

过了一会，感觉冬夜寒意都要沁到大氅里面来，才觉出不对。

微侧了头看我肩上的那个人，他居然阖了眼睛。

「殿下？」

11

清晨。

太子季自我床上伸手扶额。

「……」

他面有疑色。

「是妾身扶太子归。」我不动声色，把手中那碗醒酒汤递送到他面前，「太子殿下请用。」

「呵。」他一怔，反倒挑起眼梢笑了，「还以为，你会巴不得孤死在外面。」

我没接话。

我确实动过这个心思，但是不能一夜将他彻底冻死，日后这苦痛必然还会噬反到自己身上，我想想也就罢了。

见我不答，他也觉无趣，自是撂开不理。

只是过了会，见他脸色也转了几转，想是记起了昨夜的荒唐事。

我觉得有些好笑。又可恶又好笑。

这个人一贯乖张可恨，只有念起他母妃时，才露出星点脆弱可怜的一面。

但不能把他即时埋到雪里，实在是一大憾事。

太子季已经起身，见我不理他，一把把我拽到身前。

「苏彤——」

我一个没防备，低声咳嗽起来。

「……」他本来是想说些什么的，听我低咳，神情转得有些古怪，「你的病还没好吗？」

……便是没病，看到他，也要害出病来。

少不得还要恭敬答道，「是，妾仍抱恙在身。」

他松开了我的胳膊。「罢了。」

又朝一旁立着的侍人吩咐，「把阿宝接过来。」

我一急，「太子殿下接阿宝做什么？」

太子季瞥我一眼，「你慌什么？」

他从鼻尖轻轻哼出一个笑，「怎么，担心本太子对一个未滿周岁的小女孩做什么吗？」

他将我的头发拂到耳后，「放心，本太子好歹要等她长大。」

「你……」

这番话语当真是灭绝人伦，禽兽不如！

我的双目燃着灼灼怒火，撞到太子季那双无澜眼眸，被吞噬殆尽。

他的手从我唇上拂过。

「只要你还在本太子身边，她就永远是本太子的好女儿。」

……

阿宝很快被抱了过来。

太子季自然不肯假手于我，自己接过襁褓，哄弄了起来。

他朝阿宝轻挤眉眼，居然成功把阿宝逗笑了。

我见他虽然动作亲近，却也是保持着分寸，不似他之前说的那般可恨。

知道他许是激我，一时也不好表现，总不至于真的上去与他争抢孩子。

只是心中想：若是要逃之日，总也要带上阿宝。

但怎么才能放松太子季的警惕？阿宝的身份，在我身边也不是合情合理。

或者……如果一件不合理的事经常发生，纵然不合理，也成了众人眼中的合理？

太子季抱着阿宝，瞥我一眼。

「阿宝看，苏良娣生气了。」

……还是要从太子季的态度下手。

太子季临走时，我对他说，「殿下若闲暇，日后也可多带阿宝于妾身这里走动。」

太子季眯起眼眸，「御医给你抓错药方子了？」

……

我只是想，太子也是人，是人就有弱点，有心防。

他能对其母妃的死耿耿于怀这么多年，也能在面对太子妃和阿宝时和颜悦色。

先前都是在他威迫下演戏，由他牵引着做戏中人。

如果是我主动演戏呢？

如果是我主动流露出真情，让他信以为真，是不是就有了许多便宜行事的机会？

先前是无法做到，但事已至此。娘亲，萧哥哥，阿宝……

如果一段时间的忍辱负重，就能换得所有人的生机，我……未尝不可。

……

太子季再至的时候，并未带着阿宝，但是带来了一个消息。

他踏入小院的那天，是正月初三。

正月初三，宜嫁娶的好日子。

我直觉要有事发生，指尖扎破指尖，也落下一滴血来。

太子季含笑立在门口。

「想不想知道那位秦女郎的下场？」

梦吟！

我急急回头，「梦吟怎么样了？」

太子季动也不动，「她今日成亲。」

「是。」

今日是梁帝指婚的日子，但若无误，梦吟应该已经逃出梁都……

太子季低头睨我，「孤倒也不想她嫁过去。」

「但听闻她是被绑着上的花轿。」

我手里的帕子掉到了地上。

不可以……她落入七皇子手中，岂不等于羊入虎口？

对方本就是不善之人，梦吟身上又背负了逃婚这样一条罪名，七皇子会如何待她？

我扯着太子季的袖子，「妾身……想见梦吟一面。」

太子季神情未变，只是挑着眸角微微摇头，「不成。」

待我指甲戳到掌心时，他又说。

「孤的确有法子让你见到她，但良娣……能付给孤什么酬劳呢？」

我……

我想起这些日子冥思苦想过的……策略，屈起手指，豁出心去。

踮起脚尖拢过太子季脖颈，于他面颊上蜻蜓点水般啄了一下。

只一下。

我已经又羞又恼，急于抽身。

如此轻浮事……我果然还是做不来。

太子季看起来，也不是会如此就掉以轻心之辈。

……却被他扣住了腰肢。

「良娣难得主动……」他摸了摸脸颊，眼尾升腾起一些得意，很快又化为难抑的欲望。

将我推到在床上时，他手下的动作带着些急不可捺，像是要将这些日子欠下的凌虐讨回。

「但凭一些蝇头小利就想收买孤，良娣未免想得太过容易。」

衣衫褪了一半，他像是又想起什么，去取床头盒中装着的束带。

「别……」我捂着前襟的衣服，慌忙阻止，「别用那个。」

……不知道他会作何反应。

太子季却是难得的好脾气，唇角勾起笑，揶揄的含意更深，居然真的扔了束带。

反而转为低下头深深噬咬，「好吧，就依良娣所言。」

……似乎是另一种滋味的苦不堪言。

事了后，太子季告诉我。

「十日后是孤的生宴，届时七皇子与其正妃，都会赴宴。」

「你自然也可如愿见到那位秦女郎……哦，不对，如今该唤作彻王妃了。」

十日……

12

十日后迎来了太子季的生辰。

东宫端得是一派祥和的喜气。流水的席面作摆，车水马龙，迎来送往，人影绰绰。

想太子季几年前，也不过是一个无人问津的庶皇子。

如今却是不可再同日语了。

我期盼在乎的人事却只有一个。

梦吟。

等我看到梦吟的时候，心揪了一下。

她跟在七皇子的身旁，下马车时由他扶下，神情有一点点的瑟缩。

我几乎是都忍不住要奔过去了。

太子季拉住了我的手腕。

我看向他。

「你记得孤同你说过什么？」他本就比我高出许多，看我的时候要垂下眼帘，「一切听孤的安排。」

「等下安排妥帖，你们且去雨芳汀叙事，那里不会引人瞩目。」他说。

然后，他松开了手。

「七弟。」

七皇子也笑吟吟回礼，「皇兄。」眼尾余光瞥过我。

我忙侧到一旁，低下头。

太子季与七皇子二人也彼此寒暄，走向内室。

我以为一切妥帖时，不想七皇子又回头看向梦吟。

我屏气敛息，贴到一旁降低存在感。

梦吟也垂头没精神地绕弄手指。

「女眷便由太子妃照看罢。」太子季不动声色，唇边贮着浅浅笑意，「孤知道你们才成亲，如胶似漆。」

「但……对孤府上的人也该放心。」

七皇子的目光在梦吟面上扫了扫，终究又笑起来，「五哥说笑了，在五哥这里，本王还能有何不放心？」

他又来到梦吟身前，听起来像轻轻询问，「那本王就先离开一会？」

听到我耳朵里，却有毛骨悚然之感。

梦吟点了点头。

七皇子走后，四察无人注意，我才急不可耐地拉着梦吟去往雨芳汀。

雨芳汀临湖，不过是太子府里的一小块净清平地。

我忙着关心梦吟，拉住她的手，「你……还好吗？他有没有对你怎样？」

梦吟神色有些倦，语气也蔫蔫的。

「我之前都跑出城住了一晚，还是被我那贼爹抓了回来……」她叹了口气，又说，「七皇子他，他还行吧。」

还行……

我仍是抓着她，「『还行』是何意？他可有苛待你……」

梦吟也握住我的手算作回应，「我没有挨他欺负。」

她面上有一点点可疑的红晕，「是昨天为了捉弄他，反害得自己一宿没睡着。」

她打了个呵欠，「困死了。」

这……和我想的不太一样。

梦吟确实是留在了七皇子府中，但不大像是境遇不好……

「我懒得再跑啦。那个人……」梦吟说，「七皇子……其实也不似传言中的一般坏。」

我觉得有些不解，她态度转变得如此之快，急劝她，「梦吟，你想清楚，这是一辈子的事情……」

「我知道。」梦吟紧紧握住我的手，「我都知道。」

她说，「只是七皇子这个人，其实同我们想的不大一样……」

梦吟面朝湖洲，「他……待人还算客气，府里的莺莺燕燕也一团和气。」

「而且他……没有碰我。他说我们不过是从契约关系，等日后有能力做主之时，自会放我走……」

梦吟说到此处，猛地扭过头来，至我身前，「彤儿，你不想留在这个鬼地方对不对？」

她说，「你放心，我们一定会助你出来。」

她目光坚毅，「你相信我们。」

「梦吟。」我把这个傻丫头揽进怀里，只是……离开或摆脱，谈何容易？」

诸多羁绊，还没有交接分割清楚。

诸如……

「彤儿——」

萧子烨出现在我们身后不远的地方。

梦吟也离开我怀中，为我们留腾出地方。

「那我先走了。」

我朝她点点头，说好。

目送梦吟离开后，我才与萧子烨交谈。

并不敢说太多话，我身边的婢女是太子季的眼线，这一点，自萧子烨起初给我递纸笺，约在天香楼见面时便已知晓。

那日，还是我又以旁路收买了来府中卸货的小劳力，才提前给梦吟递了纸条。

是故今日也不敢与萧子烨说太多话。

只把一根银簪从袖口取出，放到他手心。

这是我与我母亲来到梁都时，母亲所佩的簪子，后来将它交给了我。

萧子烨不解，「这是何意……」

我一面眼瞥身后的小梅，一面语气淡淡道，「往后，萧将军还是莫要与妾身再见面了罢。」

「妾身已非彼此初见时的女儿身，与将军之情谊也莫如从前……将我们初遇时的簪还予将军……当初多亏将军找到，如今是丢是毁，随将军意罢。」

我四指并拢，微微向下翻转，朝他做了个旋扭的手势，然后侧开视线。

而我想求他帮忙的事，也全放在中空的簪心中。

那是我目前，最放心不下的事情。

……我知道萧子烨今天会来，为了太子季那近乎变态的炫耀之心，和……我们想彼此相见的欲望。

「既然如此……本将军也没有什么好说的了。」萧子烨会意，也摆出被抛弃后秋风萧瑟的模样，大踏步走离我身旁，「好自为之。」

他走的时候，正巧太子季过来。

萧子烨头也不回，与他擦身而过。

太子季倒拈起笑意，「良娣——」

故意抬高声尾，好叫萧子烨听到。

梁季倒没回看萧子烨顿了一下的脚步，已行至我身侧，「良娣给了萧将军什么？」

「不过是之前的一些物什。」我望向湖心。

「什么物什？」太子季的语气和眼梢一起挑起来。「也说予孤听听。」

我看向他的眼睛，不避不躲，「定情的物什。」

「妾身原以为将此物退还，会使殿下满意。」我装着无谓态度，「要不还是将那件东西追回来，交由殿下……」

太子季已经钳住我的手。

……处置。

我把最后的那两个字压在喉头。

「你嫁入东宫，还敢留着别的男人的东西。」太子季的眼睛里含着近乎凉薄的笑意，「苏彤……你比孤想得还要胆子大。」

若是之前，我必然要闭嘴扮弱。

可今日既然已制了改模式之策略，少不得也换一种样子。

「那殿下想如何呢？」我抬起眼睛看梁季，「殿下可知妾身若是真心想遮掩，也大可寻法子不让殿下看到此景。」

「如今开诚布公与殿下坦白，不过是在于一个问心无愧……」

「问心无愧？」太子季俯下身，视线与我的平齐，「孤在想，该不该相信你的问心无愧。」

我坦然回望他。

他盯了我一时半刻，也仍直起身。

伸手在我脸颈摩挲了下。

「你很快就会知道孤想要什么。」

.....

第二日晚上，太子季单手捧着一个银盒踏入我的房间。

那盒子是镂空材质，看花纹饰样，并不似梁国产物。

太子季把它随手放在枕头旁，解开我外衣后从后面拥着我，将头发拨到另一肩后，轻轻吻啄我的后颈。

我都不能忍受，何谈享受。不过如以往一般，把自己想象成无感的一截木头。

只是那银盒太引我注意。

太子季一手搭于其上，另一只手已探于我小衣内里。

待流连到某处时，我身子激颤了一下。

「叫出来啊。」太子季啄咬着我的耳朵，「这样久了，还不能体会其中乐趣吗，阿彤？」

乐趣……？

我倒是想体验一下手刃禽兽的乐趣。

「你这样会让孤自觉失败……」他加重了手下的力道。

「唔……」

「好阿彤，叫出来。」他暗声引诱着，手指游走。

这感觉比他冷漠地施暴还要痛苦。

与此同时，他另一只手已经摸到那银盒的搭扣处。

「啪嗒——」一声后，盒子应声而开。

里面躺着的，是一枚玉佩。

玉佩上刻着的，是他的名。「季。」

我突然有种不好的预感。

他指尖绕着那枚玉佩，玉佩晶莹剔透，冰魄色。

穿过玉佩的，是一股细细长长的丝线，亮盈盈，闪着 I 从未见过的，奇异光芒。

他将玉佩举到我面前，「阿彤，这上面写着什么？」

不知怎的，那块玉明明就好端端在我眼前，我却觉得它忽近忽远，好似怎样都看不清。

「嗯……？」

太子季轻轻咬了他齿下叼起的那一小块皮肉，逼我回神。

「季……」

太子季扳过我的脸，让我看着他，「你的名字是什么？」

那个字就在嘴边，我却不愿说出来。

和那枚玉佩一样，我有预感，说出来，都会变成我一生的枷锁。

「阿彤……」

太子季抵上我的鼻尖，手箍住我的后脑。

「莫要惹孤生气。」

我明明……明明立誓要主动讨好他，从他的眼皮底下搏逃生的机会……

我以为不过是做戏，应该是很容易的事情……可为什么……

为什么……这么难？

「阿彤……」

太子季以猎人的姿态，诱捕我进入他达成目的的网。

「孤的名字……」

「季……」

还是说出来了。

我受不了他刻意营造出来的这种氛围。胸腔也抑不住地起伏。

好在他神色复清明，终于彼此分开到稍远的距离。

「再说一遍。」

我也好像又变成了那个可以演戏的苏彤。

「季。」

他似是满意，指尖缠绕着玉佩再次挪到我后面，用手指分开我的发丝。

「叫孤『阿季』。」他的手指搭在我颈间，指腹带着温热。

「阿……」卡壳了。

他静静等我，没有下一步动作。

我死也说不出话来。

非得先劝自己百十遍，把自己置换成无灵魂的萝卜白菜才能再开口。

「阿……季。」

这时有冰凉触感落到我颈上。

是那枚玉佩。

它拖曳着穿过的丝线触感才更为奇怪。

所过之处，有些酥……麻？

在我的可视范围内，那缠扭的几股丝正折出白莹莹的亮光。

太子季的话，像是从遥远的地方传来的诅咒。

「这是南疆人独传的银鲛丝……以血祭术成，相传只要将端口处火炙，使其两端相连，银丝合成一体，从此便再也不能分

开。」

「哪怕刀劈、水淹、火烧……」玉佩已经在我颈间停落稳当。

「它会跟随宿主一生……直至死亡。」

太子季已经打开了手中的火折子。

「若是这玉碎了，蛟丝也会即刻收紧，绞杀宿主。」

他单手拢起我的头发，向后拽了一下。

「所以它还有个名字，叫『情人丝』。」太子季语气中带着笑意，「爱时难舍难分，不爱时玉石俱焚——」

他以手覆上我脖子间的玉佩，笑道，「阿彤，这也是我们的定情信物呢。」

我如坠冰窟。

13

上元节的时候，我戴着我所不能承受的别样深情，和太子季去了花灯会。

我本来是不想去的，一点也不想。

但我什么时候又能违拗他的意思呢？

「殿下若要出游，也该与太子妃一同。」

「太子妃不喜热闹。」太子季淡淡道，「何况本太子何时说过要招摇游街，不过是如寻常百姓一般，凑坊间玩趣罢了。」

「有什么问题吗？」太子季的指腹滑到我的颈间，「阿彤？」

「……没有。」

但我在心里想到的，却是昔日，与萧哥哥同游的场景。

神魂出游间，已经有一只手掌覆上我的。

「到了。」

人很多，梁季始终紧紧拉着我的手。

狭小的空间里，我压根就无法窥街道的全貌，视线里只有摩肩接踵的人群。

走到一条偏门冷僻的街道时，街道两侧的景致才清晰起来。

糖人糖画、香囊钗簪……

总算逃离了人潮，我怔怔任由梁季牵着，到尽头时才听到他问我。

「没有喜欢的吗？」

「没……」

他笑一笑，也没说什么。

街道尽头开设的是一间书肆。

太子季驻足在书肆门前，抬头看了那门匾片刻，才拉着我抬足踏进去。

书肆的老板是个古稀老人。

老人家正轻鼾。

梁季也不急恼，带我去看那铺满了书的书架。

此间书肆古朴，书摆得也不甚讲究，横七竖八，有些书脊上落了厚厚的尘，地上也随意堆着书籍。

我不懂梁季带我来此是为何。

「许多年前，父皇带着孤和母妃来过此处。」梁季说。

只一句，颠覆了我脑中一直认为的某些信息。

「许多年前……」

「当时孤还很小。」梁季伸手比划，「大概这么高。」

「一手牵着父皇，一手牵着母妃。以为我们是世上最好的一家人。」

他瞳色淡漠，陷在回忆里，轻笑了下。

「父皇当时说，如果他不是皇帝，肯定这辈子只爱我母妃一个人。」

「所以他带我们溜出宫，带我们来到了这里，当时也是上元节。他说，这里是他做皇子时常来偷闲的地方。」

看着有些愕然的我，梁季的手从虚空抚书脊，到摸上我的头。

「人是会变的。」

所以周淑嘉之前，姑母之前，梁季的生母又成了梁帝口中心中的独爱；彻王之前，梁季又成了最受宠的皇子。

时移世易。

说话间，书店主人已悠悠醒转，阖目咂舌，向内间问道，「何人？做甚？」

「阿伯。」梁季带我向前，

「阿伯。素笺淡墨，可否赠我们二人一言？」梁季道，「如先生十五年前提『比翼双飞』一般。」

那人打量了梁季许久，也不知是在想什么，又转而打量我，最后说，「也罢。」

他提笔，写的却是一手簪花，上书：「莫失莫忘。」

梁季妥帖收好字条。

告辞后，我们又出现在外面的街道上。

外面很冷，呵口气都凝成白雾。

太子季的手抚摸着 my 颈间的索坠，「莫失莫忘，阿彤。你可记得了？」

「我……」

我还没说话，便是一个温热柔软的唇覆下，太子季的手托着我的后颈，唇齿缠绵间被我咬到了舌尖。

「你只能记得。」他摸了下嘴角。

天上纷纷扬扬，居然是落下雪来。

梁季的发上也染上白霜，面对面对着我的眸子，声音又贴在耳边响起。

「心里不许想别人。」

「我没有……」

可是心里瞬间闪过的，仍是少时，很多很多年的这一日，都是拉着萧子烨的手在街上跑过。

那时的我们鲜活又快乐。

梁季放开我，面对街道拐角，似乎盼着那里会出现什么人。

「孤之前与阿瑶常在上元节这天出来顽。」

「她身体不好，孤不许她乱跑，她却不听，有次还躲起来吓孤，唬得孤要斥她，看见她却心就软下去。」他抓住我的腕子，讲述一个已经不在人世的人物。

「自母妃去世后，孤只剩了阿瑶。她不是足月出生，软软的，小小的，孤抱起来时都不知道手臂该摆什么形状。」他说。

「……孤总是想，要把世上最好的东西都捧到阿瑶面前。」

「可她，终究是没等到那一日。」

他捏得我手腕有些痛，回过头来看我，「你可知道孤的感受？」

瑶云公主，梁季的同胞妹妹。

我没与这位公主打过交道，名号却被并列提及过。

那时萧子烨凯旋归来，京城中的人都说，萧将军家的幼子抗旨拒婚，死拒了与瑶云公主的婚约，却转而求娶一个五品官家名不见经传的庶女。

再然后，就是瑶云公主自缢身亡的消息。

当时苏家主母还明里暗里嘲讽过我晦气狐媚，给萧子烨灌了迷魂汤。

所以，这是梁季的厌恶。

他无法释怀，苏家人联合害死了他的母妃，萧子烨与瑶云公主的死脱不了干系。

但。

梁季的母妃是姑母所为不假，瑶云公主的死亡却是自己的选择。

难道以她的性命要挟，就要换来我们的妥协，放弃我们的幸福？

这件事情上，我不认为我和萧子烨有什么错处。

就算是姑母做的恶，我也不认为与我有关。

梁季拉着我的手转行到湖边。

热闹喧嚣一下子又把人淹没。

许愿放灯的地点。这个地方，是每年我都会与萧子烨赴会的地点。

说也奇怪，我觉得离我们几丈远的一个戴青蓝色面具的男子，感觉分外熟悉。

我扭回头，不再看他。

「真是奇怪，孤本来认为，会在你身上看到你姑母的样子。」
梁季抬手送走湖畔边的一盏河灯，「可孤看到更多的，却是阿瑶的影子。」

他声音并不高扬，却轻易钻进我耳朵里。

但是。

对一个人的追思和怀念，非要化作对旁人的怨恨吗？

意外来得迅疾而猛烈。

梁季起身时，我只看到人群中挽弓搭箭的另一个黑衣人。

寒光一闪，那人手中那只利箭，便对准梁季的胸口呼啸而来。

我连「小心」都来不及说，就听到寒铁带风倏尔没入血肉的声

周围的人群尖叫着四散乱跑，相互踩踏。

我也愣在当地，侧头看他，心里恍如白茫茫的一片。

我是无数次想过的，杀了梁季。

可如今这般混沌，却是我没设想过的局面

梁季嘴角涸着血迹，身体逐渐萎顿下去的同时，竟然还含笑。

皇帝有日薄西山之势，太子位被人觊觎。

在这个节点，于闹市出游，本身就是不明智的选择。

「阿彤，孤死了，你就自由了。」

他指尖染血，从我的脸颊滑到脖颈。玉佩被勾带出来，映着月辉灯光，折出盈盈的光泽。

「孤……哪怕做鬼，也会缠着你的。」

他伤得很重，说几句话就似极耗力气，出气多于进气时，手掌也再抬不起来。

我在心中排演，将箭矢拔出转而抹划到他脖子上，亲手了结这一切。

可是手是发颤的，不知为何坐着没有动作。

先前我多看了几眼的那个戴蓝面具的人，又出现在眼前。

我抬眼看他。

那人掀开面具，果然是萧子烨。

「彤儿，跟我走。」他言简意赅。

「不行。」出乎意料地，我拒绝了他。

「为什么？」萧子烨攥紧拳头，等我的解释。

我可以就此逃走，但阿宝怎么办？

我把心态调平和，对着萧子烨的眼睛。「萧哥哥。」我第一次把阿宝的事情告诉了他。

如果我们现在逃走，阿宝要以什么身份，在那个府里生活一辈子？

「彤儿……」萧子烨动容，他伸手把我揽入怀中，「你放心。等事情了了，等我寻法子救你们出来，我们永远在一起，再也不分开。」

我又找到了那种，可以依靠，可以被包容的温暖和感动。

好想就这样一直赖在萧哥哥怀里。

可是现在还不行。

萧子烨又看了地上的梁季一眼，哼一声，「今日不能杀了他，实乃平生憾事。」

「但是要杀他，也该堂堂正正。」

萧子烨要离开，避人耳目，他离开时恋恋不舍，勾得我的心也疼起来。

我让他放心。

萧子烨前脚离开，暗卫就匆匆赶至。

「良娣，请恕属下来迟。」暗卫抱拳行礼，「现在将主子送回府中。」

我说好。

.....

梁季醒来的时候，已经过了三日。

对外瞒着消息，连陛下派来的人都被打发了回去，太子妃在这件事上表现出绝对的智慧和果敢，但她并不怎么想陪梁季。

府里新来的大夫施针后朝我叮嘱。

「殿下毋有大碍，大概今日就会转醒……日后好好调养就是了。」

「谢过先生。」

新来的大夫白衣玉容，生得一副好面容。我莫名觉得有种熟悉感……

他闻言笑道，「良娣无需多礼。」

梁季醒的时候只有我在身侧。

「阿彤……」他声音有些沙哑，「居然没舍得杀了孤。」

我装着听不懂，不理他。正巧小厨房听闻消息，送来了暖胃润肠的清粥。

是要让他自己吃的，可是某人装病患，动不了的那种，少不得一勺勺吹凉了喂他。

「阿彤。」

他哪里是动不了，还能勉强自己坐起来，握着我的手刚想说什么，房门突然被推开。

「不好了。」

小梅跌跌撞撞跑进来。

我手中的勺子一抖。

她怯怯看了我一眼，又看梁季，还是说了出来。

「良娣……良娣的娘亲，过世了。」

我一惊，站起身，折翻了手中的粥碗。

「你说什么？」

「什么叫……突然过世？」我觉得自己头皮发紧，像处于什么难以呼吸的噩梦里。

「听闻是……久病沉疴。」小梅不敢抬头看我，过来扶住我，「良娣别动怒。」

「我娘亲虽有旧疾，但也一直温温地过来了，怎会突然厉害到这种程度？」

怎么会……

难道是在我不在的时候，苏家主母对她做了什么？

不顾小梅的劝阻，我径直向外面走，「我要回府。」

「等等。」梁季叫住我。

我停滞脚步，僵直回头。

我知道他不喜苏家，可事情已经是这般局面，他难道还要出手阻拦吗？

「孤陪你一起去。」他说。倚着床榻掩住两声轻咳。

「殿下的身体还没好。」我扯出一个很难看的笑容，「再说，这是妾身的家事。」

「那就是孤的事。」梁季不容置喙。

14

苏府的门匾外观与平日别无二致，并没因死了个妾室就搞素灵幡，大操大办。

管家在门口迎我，看到梁季也吃了一惊，又强装镇定，引我们去娘亲生前居住的院子。

在这里才有一丝哀凄的意味。

她从前居住的屋子门前挽着两幅白绢花，院中停放着一口薄木棺材。

没有灵堂，没有供桌，没有下跪用的蒲团，只有空荡荡的她自己。

「哟，彤丫头回来了。」苏家主母迎上来。

看我目光不郁，她讪笑了声，「事出突然，布置略简薄了些，彤丫头别见怪。」

我定定望着她，「如今布置简薄事出有因，难道之前就不是了吗？」

她的笑凝在脸上，「彤丫头是什么意思？」

「什么意思？」我咬牙冷笑，「苏家何时善待过娘亲与我？这么多年来，难道不是丢在后院不闻不问？」

「我娘虽然体弱，素有嗑疾，但为什么会染上嗑疾，又为什么久不治愈，久到拖成绝症。难道不是下因为主母故意在冬日削减炭火，又故意拖着不肯治疗的手笔？」

她的亲女儿，我的嫡妹苏鸢上前一步，「你这是什么意思？」

「我什么意思自然有人清楚！」

「你……你怎可如此撒野！」苏鸢反唇。

「住口。」始终未发言的苏家大家长，我的父亲出言制止，却是对苏鸢道，「胡闹什么！」

苏鸢愕然，不懂昔日偏疼自己的好父亲，为什么变成了现在的模样。

苏方雄又上前一步，却是看着我身后的太子言道，「内子和小女不懂事，还望殿下恕罪。」

他脸上堆了揶揄的笑，看得我阵阵反胃。这就是苏家，这就是我的好父亲。

太子季为储君，眼见有明日前程，他就可以抛弃所谓尊严，忘记昔日的齷齪手段，以小人之姿贴上来。

「苏大人这话严重了。」太子季揽着我的腰，「恕罪吗……还要看阿彤的意思。」

「彤儿……」他一愣，复又转向我，「你娘亲在府时是我千不该万不该，不该……」

他手指自己的正妻，「不该听此毒妇撺掇，冷落你的娘亲。」

「你是苏家长女，你娘亲才该是苏家的主母。」

「这些年是我瞎了眼，是我猪油蒙了心。彤儿，你要相信，爹爹心中始终是有你和你娘亲的……」

他迭声推诿，讨好，几句话把自己的责任摘得干干净净。

我冷笑起来。

「苏家长女……苏方雄，谁稀罕做这个苏家长女！」

「誓而不诺，爱而不娶，得到了却不善待。你活该。你活该让她早早离开你，而由宵小之辈取而代之。」

「你活该没人真心相待，活该被身边所有人算计，活该仕途不顺，活该一事无成！」

「你……」苏父一时哑语。

「正是趁着此日。」我说「既然娘亲已逝，那往后，我便再不是苏家的女儿。」

我并指立誓，「我苏彤今日赌咒，之后与苏府再无关系，若有妄言，生无欢愉，死入炼狱，无轮回不解脱！」我觉得扶在我肩头的手收紧了下。

说罢，就此诀别。

这样的家庭，母亲早该以决绝之态离开，而不是指望小人转心回头。

.....

我随着抬灵的队伍走在山路上，此处偏僻，是我们刚到梁都时险些丧命的那座山。

为什么非要来呢？又为什么要留下呢？

路程过半，我瞥见梁季的唇口有些发白，知道他身体并没有恢复完全，开口劝他回去。

队伍里半途却添出来一个人。

萧子烨戴孝，看了我和梁季一眼又移开目光，「伯母生前待我如义子，我来送她最后一程。」

他说的是实，不来才不是萧子烨的作风。

只是结合我刚刚劝梁季回去的话，难免会联想到是我在刻意让梁季回避，好与萧子烨独处。

「并没有提前打过商量。」我也不管梁季会不会相信，「殿下可否体谅……妾身娘亲在这世上交好的人，并不多。」

他亲了亲我额角，「孤容你这一次。」

在山坡上，看着娘亲的棺槨被黄土一点点掩埋。

萧子烨在坟前磕了三个头，然后起身，来到我面前，「我走了，你顾好自己的身子。」

我道过谢，远远目送他恋恋不舍的离去。

梁季揽住我的肩。

我抬头看着梁季，「我们走吧……不要再打扰她了，好吗。」

梁季看着我，终于点了点头。

我才略放下心，到娘亲坟前磕头。

「娘，女儿不孝。」

女儿不孝，才让你以这种方式，逃出生天。

回去的马车上，我看了会窗外沿途的景色，一回头就发现梁季一直在看我。

「阿彤。你知道孤的娘亲葬在哪里吗？」

我摇了摇头表示不知。

他轻轻笑着，「挫骨扬灰。」

朝我招了招手，示意我离他近些。

我撂下帘子，挪得离他近了些，恍然想到什么，他怎么突然提到自己的母妃，「太子殿下，是在安慰妾身吗？」

梁季轻笑，「孤不会安慰人，是不是？」

他摸上我脖颈间的银丝，阖目睡去。

15

我唯一担忧的事情，也已经妥善处理。娘亲现在，该在外城生活得很好吧……

昔日我求萧子烨帮我照顾安顿娘亲，只是没想到他会想到假死脱身。

假死药从何而得我无从而知，我只知道，萧哥哥永远是我可以仰赖的存在。

「苏良娣。」

忽闻廊上有一人唤我，我定睛看去，却是府上新来的大夫。

梁季自从中箭后身体一直不好，哪怕在夜里也会断断续续地咳嗽，只有吃过大夫煎煮的药后才会压制好转。

「良娣。」那大夫已走近，朝我行礼，「请恕在下失礼。只是在下偶然观望，识得良娣脸色有些不好，可否容在下诊断一二？」

那双清澈透亮的眼睛，我看着总是有种说不出的感觉……分明在哪里见过。既然他如此说，我也不拒，请他入室诊断。

他搭着帕子，斟酌了片刻，问我，「良娣可是时常腰膝冷酸，四肢不温，畏寒畏冷，兼之时有小腹酸痛，月信不调？」

我点头。

「这都是脾气血虚的体现。」

他铺墨挥毫，写就一张药方，交予我身边的小梅，「照这张方子上的药材去抓药吧。」

「哦，当然。」他又说，「也可容太子殿下看过再做理论。」

小梅接过药方，自去处理。

此人已经在收拾药箱，我身边一时无人，他又问道，「良娣可是服食了太多避孕的凉药？」

我一惊。

从未有大夫诊出这些。

让我给梁季生孩子，简直比杀了我还痛苦，所以他每留在我这里一晚，我就要给自己灌进一碗避孕的汤药。

后来他不许我再喝，我就改为偷服避子的丹丸。不过这种药性伤害更大些。

「良娣是真的不打算再要孩子了吗？」此大夫已经将所带来的东西都重新收装齐整，回头唤我，「彤儿。」

.....

「哦，好好的怎么要进宫？」梁季问我。

「妾身想既然与苏家断绝了关系，有些事还是与姑母交代清楚。」我说，「姑母之前嘱咐的，妾身做不到。」

「什么事情？」

我咬唇扮为难状，「妾身想保密，可以吗？」

「保密？可以啊。」梁季笑。

他伸手拉我起来，困在桌前，「那孤就不许阿彤进宫了。」

我错过眼神，不看他，「姑……苏贵妃之前让我递太子的动向给她。」

「是这样……那阿彤倒不必特意前去解释，依样照旧，不过递假消息给她好了。」他的手钳住我的腰肢。

我抓住他的手掌，阻止下一步动作，「妾身不会说谎，妾身只能回复自己做不到。」

「不会说谎……也不知骗了孤多少次，如今怎么反而做不到了？」他将我前拢一步距离，轻抵我额头。

「不会说谎……阿彤，你会喜欢孤吗？」

他看着我的眼睛，「告诉孤，若是上元节那日的刺杀再来一次，你会任孤死掉吗？」

……如果是现在，我可能会。

「……不会。」

梁季的手仿佛柔软了些，「孤是谁？」他循循善诱。

「太子殿下。」

「不对。」

「……梁季。」

他轻笑，「阿彤再猜。」

「可只有一次机会了，若猜不对的话，孤可不会同意阿彤进宫。」他补充道。

「……阿季。」我立时得到正确答案。

「阿季，让妾……让我进宫好不好，就一会会。」

梁季终于破功。

「好吧，看在阿彤不会说谎的份上，孤应允了」他拍拍我的头，「……咳咳。」

天可怜见，今日对梁季所说，全是谎言。

希望他永远也不要察觉。

「你进宫的时候当心些。」

我要走的时候，他又拉住我，「宫里并不安稳。」

我低眉，说好。

……

秦大夫，也就是秦大哥，是梦吟之前出走的亲哥哥。

他出现在太子府中，还是以府中大夫的身份。

「秦大哥怎么会在这里？」我又惊又喜。

自从秦姚十八岁出走秦府，便没有人知道他去了哪里，如今我却在这里看见他。

「彤儿。」他说，「我们都很挂念你。」

……等等，从太子季被暗算，到秦大哥出现在府中。

皇帝每况愈下的身体，太子季总也不好的咳疾，还有那日梦吟与我所说「我们一定会救你出去的。」

我内心突然有了可怕的想法。

「大哥出现在这里，是因为……」

他的淡然神情告诉我，我猜对了。

他是为了彻王而来，或者说，为了彻王身边的梦吟而来。

「萧哥哥他，和你们是一起的吗？」我急切询问。

上元节的偶遇，娘亲的假死药……似乎都把事件向更明晰的方向推化。

「现在是了。」

现在是了……

「那梁季……」我又问道。

药中是不是动了什么手脚？

「彤儿。」秦姚敛眉，「天下大势，不争者亡。」

「箭上淬了毒。」他说。

淬了毒……淬了毒……真好。

我在心里反复重复的，也只有「真好」两个字。

「那毒是我在外云游时偶得，梁国大夫不识。」秦姚说，「我用药替他压制，只是以表面和平迷惑，实则拖得越久，发作起来越无法收拾。」

「皇帝上一次出现在众人面前，已有颓势。如今却无人见面，只准周淑妃在前侍奉。」

「连我们在宫中的人也探不出消息……彤儿，但你要知道的是，我们已经没有多少时间了。」

太子季手里攥着相当兵权，还有这些年做太子揽的诸多权势，臣子支持。于他正面相击是愚蠢，趁着皇帝将死前掏空他，当然是最好选择。

16

在宫里。

「本宫为什么帮你寻她？」苏贵妃执酒醉生梦死，「怎么，她如今得宠，本宫遭了冷弃，就事事样样都不如她，合该被你们瞧不上眼？」

她将杯中酒一饮而尽，又斟一杯，溢满出来，「你不是与苏家断绝关系了吗，又来寻本宫做甚？难道本宫不是苏家人吗？」

我恭敬道，「您或有想过，如果太子登基，到时苏家还会认你当苏家人吗？」

苏贵妃停了手中动作，「你究竟是来做什么的？」

她喃喃冷笑，「苏家人……」

所幸她早已把殿中的闲杂人等连轰带吓地驱走，我也无忌惮。

「我们都不希望梁季即位，对吧？」

「梁季……」她冷笑，「从他还是个小崽子的时候，就应该让人掐死他。」

……或者从来不要伤害他和他的母妃。

「好吧。」苏贵妃拢拢头发，「你想让我替你做什么？」

「只要让我扮做您宫中的侍女，再寻一个信得过的姐姐带领前往即可。」

「周淑妃……你可知道她现在在陛下寝宫，寸步不离，几乎从不见人，更诳论你。」苏贵揉着因醉而疼痛的头颅，「你有把握见到她？」

「您放心。」我不再多言。

换上宫女的装扮，我跟在一个大宫女身后，拎着锦盒低着头走到陛下寝宫。

门扉紧闭，屋外有人值守。

「什么人？」一个宫女外出问话。

「是苏贵妃宫里的侍女，来为淑妃娘娘送点心。」

「苏贵妃？」那宫女打量了我们二人一番，向内请示后复出来，「谢过贵妃娘娘好意，请回吧。」

我上前一步。

「姐姐，可否由姐姐带句话给淑妃娘娘。就说是为了将军的事情找她。」尾一句我低声，用只有我们两个人能听到的声音说。

虽然朝中不止一个将军。

那宫女狐疑看了我一眼，就掩门进去。

过了一会，她来叫我进去。

周淑妃正在床前喂药。

梁帝双目紧闭，面色有些发青。

「将军……呵。」周淑妃背对着我，嗤笑一声，「你是为了他来的吧？」

涂着大红寇丹的手递到梁帝唇边，汤汁却不听话地淌了出来。

周淑妃随意用丝帕擦了，揉成一团，丢在地上。

她站起身来对着我。

「什么事？怎么个为将军法？」

我攥紧裙边，「你知道太子对萧子烨的态度。他这种人凶残成性，如果即位，一定不会放过萧子烨。」

「所以……你是为彻王来的？」周淑妃笑得千娇百媚，花枝乱颤，「彻王装了这么多年，终于装不下去了。」

「这个位子本来就该是他的不是吗？若不是那老皇帝瞎赌誓，让梁季抢了机遇。」

她说，「既得了太子的位子，又培养了自己的党羽，终于是没人能奈何得了他了。」

她说的，是几年前，梁国遇难，北戎进犯，梁帝立誓，凡皇子亲率兵出征者，立为太子的事情。

我记得清楚，因为那次前行征战的将士中，就有萧子烨。那是他受命最危急，也是第一次上战场的仗。

皇子亲率，本来是轮不上梁季的，可是七皇子偏巧在行军前病了。

大军凯旋后，梁季在军中树立了威信，又有了太子位。梁寻逐渐就成了整日花天酒地，纨绔无争的模样。

周柔嘉抚了抚自己发髻上的流苏摆，「现在外面都传呐，说老皇帝至今仍康健，不过是与朕演了一出反间计，伪装日薄西山之势。」

「而哪个皇子先动作，则会反而失去储君的机会。」

她俯身摸了摸梁帝的脸颈，「却不知，这老人已经被我一碗碗汤药掏空了身子。」

「可是你，你凭什么而来啊，苏彤？」她突然朝我逼近，尾声尖利。

「你以萧子烨的名义让我见你，可你干过的哪件事情，是为了萧子烨？」

我静静望着她。

她有些癫狂地自言自语，「你知道我第一次见他的时候……那时我还是女儿家。」

她胡乱摸着自己的头发脸颊，「我们府里一行人去庙里上香，路遇劫匪，是一个少侠见义勇为……就是他。我一掀开帘子就看到了他，他眼睛亮亮的，里面好像盛了碎星星。歪着头问我，『你没吓到吧？』」

「后来……我费了许多法子才再次见到他，是在尚书大人家的茶宴上，那样的场合，男女分席，中间一道竹帘子……但我还

是悄悄扒着看了。就是那天，他表演了一段剑舞，席间所有人都在叫好……原来就是他啊。」周柔嘉陷在自己的回忆里。

「后来的后来，北戎进犯，他领兵出城征战。少年将军，英勇头名。全城的人都去看……我的眼睛里看不到任何人，只看得到他。」

「七次，在我进宫前我只见过他七次，每次我都记得清清楚楚，仿佛是昨天的事情。」

周柔嘉说，「……我当时甚至去求父母，由我们府去主动提亲好不好，倒贴我不怕的，旁人议论我不怕的。我什么都不怕，只要能和他在一起。」

「却没想到，先下达的是陛下给他和瑶云公主的赐婚圣旨，更没想到，他却抗旨拒婚，说自己有钟情的女子……你知道我多想他说是当日在庙堂路上搭救的女子，哪怕只是一面之缘，渺茫希望……可原来，是你啊，苏彤。」

她双目泛红，「他那么喜欢你，你做了什么？委身太子？他当时尸骨未寒，你怎么忍心？」

她继续自己的诉斥，「本来，我想在宫宴上多看他几眼，远远的，我也就满足了……却不想陛下下旨，叫我入宫。」

周柔嘉的呼吸有些急促，「我从来都没有选择的机会。但是你有啊，苏彤，没有人逼你嫁给太子。你不过是自己趋炎附势，贪图富贵。如今又怎么敢说，是为了他来？」

她扑近我，「你骗我的对不对？你如今怎么会为了他？」

我只是看着她急切到有些变形的面容，「你怎么知道我有选择的机会？」

「当时的情况，如果我不入太子府，萧家的血脉连留下来的机会都没有。萧子烨日后回京，连天牢也出不了，我又怎会在此时此处，与你相商？」

「……天牢？」周柔嘉失笑，眼中泛泪花，「明明是我和陛下求情，让他感念萧家功劳，放了萧家最后一点血脉。」

「你不知道此事后经太子代理吗？是他联通多少朝臣死谏吵翻了天，皇帝才改了主意，难道是你几句枕头风就揽了全部的功劳？」我也看着她，「分明各人都不容易。」

「我不信……」周柔嘉喃喃，「我不信有人比我更爱他。」

她揪着我的衣服，「你在太子身边这么久，难道没有爱上他？」

我不过反唇相讥，「你在皇帝身边这么久，他对你千好万好，你难道爱上他了吗？」

她失神般松了手。

「他对我好……却从没问过我想不想要。我喂他毒药……也只是想帮萧郎报灭门之仇。」

「……难道我做错了吗？」

她泪光闪闪，如受伤的小兽般，仰头问我，「难道我做错了吗？」

「你没有做错。」我对她说，「皇帝对你好，没有人这样要求他，他也不能以此为回报要求你全心付出。」

「就如你对萧子烨的好，不是他要求的，你也不能因此要求他一定对你付出什么。但凡你自己愿意做的事情，是无谓对错的。」

周柔嘉瘫坐到了榻上，过了许久才找回一些神识。

「那……你们要做什么？我能为他做什么？」她问我。

「其实你做的已经够多了。」我说。

为一己之私谋害皇帝是不好，但皇帝是昏君又另论，由此引发的混乱再论……总归是一笔糊涂账。

「现在只要告诉我皇帝的真实情况，届时彻王逼宫，城中动乱，天下易主。萧子烨与我，必然有不同结局。」我问她，「皇帝还能活多久？」

「至多三日。」她看了一眼皇帝。

其实我看到梁帝现状已经心中有数，不是三日，是随时动手。现在谁抢占先机，谁就有更大的赢面。

周柔嘉最后和我说的一句话是，「他要好好的。你们要好好的。」

回到府中，我将消息给了秦姚。

再次传回的消息是要等城外的接应，最快也要明日辰时，到时他们会宴请梁季，一路逼宫，一路鸿门宴扣留，让他来不及反应。

「明日我也会寻机为你们脱身。」秦姚说。

我们，指的是我和阿宝。

「良娣。」有小丫头在外面传话，「殿下已经回府，传话说等下就过来。」

我闻言起身。

「彤儿。」秦姚又唤我。

「怎么了？」我回头。

他又摇摇头。

难道还指望我会心软心痛吗？

.....

「阿彤。」

晚上的时候，太子季背对着我低咳几声，又转过来贴着我。

「寒疾总也不好，怕传给你，又忍不住过来。」

「春寒料峭，病症难愈也是有的。」

我侧身未动，「殿下可要多召些大夫来瞧。」

「找了多少，都是一样的说辞。也就府里养着的还有些用。」

他在我面上啄了一口。

他说，「孤府里的自然都是最好的。」

过了一会，他又说，「阿彤，孤给你讲一个故事好不好？」

「从前有一个小孩子，他生得丑陋卑贱，没有人喜欢他，只有林中一只通人性的小锦雀愿意同他亲近。」

「所以他动了坏心思，将锦雀捉入笼中，还在它身上披了一条金锁链困住它。」

「可是这锦雀仍然每天想着要去看外面的世界。」

「小孩子很害怕。他真的真的很喜欢锦雀，只是不敢放它出来，因为他什么都没有。他不知该怎么留住它。」

「你说，他做错了吗？」

「错了。」我说，「锦雀不开心，殿下该放了那雀，烧了笼子。」

他低低笑几声，没有再说话。

在我快入眠时，又有声音没头没脑问道，「阿彤，如果孤死了，你会为孤哭灵吗？」

不会。

17

第二天，太子季果然接到了彻王府中下的请帖。

他将帖子拿在手中，问我，「阿彤，你说孤赴不赴这邀约？」

想来也是最好的机会。

他旧伤未愈，未得先机。抢在他之前动手，夺帝位，除障碍。

因为太子季入口服食的每样东西都会着人再看过，所以只能用药缓慢推动的方式催化他的毒性。

若不是老皇帝的身体不能再拖，只怕也不用大动干戈。

太子季离开后，我去找太子妃闲谈。秦姚再以探病为由去看阿宝，趁机将她带离。

然后我们乔装改扮，从太子府中逃出。

这是我们之前计划的。

但是没想到，刚刚抱阿宝到了房中，太子府就被人攻破。

「彤儿。」

太子府的大门被打开，横七竖八躺在地上的，是府中看守的侍卫和暗卫。

而之后的人，为首骑在马上，骄阳一般，把马尾高高扎起的。

是我的少年将军，萧子烨。

「还是来了。」秦姚失笑。

他们本来的商议计划是集中兵力，分头围攻皇宫和太子季，暂时围困太子府，我和秦姚趁乱脱出，与大部队汇合。

「将你留在这里，我怎么会放心。」萧子烨说，「索性拿下太子府也是佳事一桩，便和彻王说了声，提兵过来。」

他说，「虽然不能手刃那宫中的老匹夫，但到底他也要下炼狱赔罪。」

我将阿宝递到他怀中。

他的手臂有些僵硬，细细看了还在睡梦中咂嘴巴的阿宝。

「就是这小丫头。」

他很是神色亲昵地贴了贴阿宝，把她抱在怀里。

就在这时，居然又响起一阵凌乱的马蹄军队践踏声。

太子季，居然回来了——

他身后拥着一支军队，看起来与萧子烨的旗鼓相当。

「萧将军，好久不见。」

他又看向我。

「阿彤，你真是送给孤好一份大礼。」

他身后的士兵就从马车上揪下一个人来，那个人被束着手，却是我的娘亲！

「娘——」

秦姚拦住我。「别过去。」

「孤查得你娘亲的棺木为空棺槨，只打量你要跑，今晨方探得消息，巴巴让阿惹把人带回来让你们母女团聚。」梁季轻笑，「却没想到，你是要反啊。」

「孤的怀里待得不欢喜了吗？」

「秦大夫。」他的视线又落到秦姚身上，「真是好笑。」

「梁季。」

萧子烨于马上道，「我们的事，一开始就和彤儿没有关系。」

他说，「你来同我，痛痛快快战一场。」

「怎么？」梁季挑着眼梢问道，「彻王此时，大约已经踏平宫中了。」

「你在此时与孤交战，是欲为他们拖延时间吗？」

萧子烨道，「梁季，自北戎一役后，我们有多长时间没交过手了。」

「我想杀了你，你明白。」

「莫言其他。」他说，「你若真想拦阻彻王，又为何回来？」

梁季回来，只带了亲信军。说明他的其他兵队已经被控制收拢扑杀，他没有打算离开。

「就算孤当上了皇帝，又能活几天呢？」

他以手掩口喘咳，再放下时，我看得真切，掌心处托着一口血。

又浑不在意拭了。下一刻利剑出鞘，「来战。」

「彤儿。」萧子烨将阿宝抛给我。

我接了阿宝，看两道身影重合，听到宝剑「叮——」地一下碰在一起的声音。

二人转手，剑光霹雳，马儿也随之长啸。

几番过招，二人终于停住。

寒剑互指喉头。

萧子烨却说，「你输了。」

猛地一震过后，太子季丢掉了手中的剑。

他的唇角涌出鲜血蜿蜒。

「中气不足，内息衰竭。本就是摧枯拉朽之势，实在勉强。」
秦姚叹息道。

「我没想到你是如此状态，胜之不武。」萧子烨道，把剑收回鞘内。

梁季抹了下嘴角，「孤不认。」

他翻身下马，踉跄了下，走到我娘亲身边，使我的心揪起来。

「什么都可以不是孤的，阿彤总不可以不是。」他笑。

他看着我，眼眶通红，有种别样的妖冶。

「阿彤，你把我们的女儿给了旁人，那便把娘亲留给孤好不好？」

「反正孤也没有娘亲。」

他从袖中取出一把匕首，从我娘亲的脸上贴画，然后抵到她的脖颈。

「阿彤，到孤的身边来。」

「你别乱动！」

我急道。

「彤儿！」萧子烨和秦姚也唤我。

所有人都叫我别过去。

「你别动我娘亲。」我道，手指无意识摸到衣下的玉佩上。

在这个时候，我想到的，居然是用我自己的性命要挟他。

但好在他没有进一步动作。

「你过来。」他只是温然唤我。

「好……」你放了我娘亲。

秦姚拉住我，「他什么都做得出来。」

「没事的。」我放下秦姚的手，朝着梁季走过去。

反正我在乎的人都已经平安妥贴，便是我今天死在这里，又有什么关系呢？

梁季果然守诺放了我娘亲。

「阿彤。」

他丢了匕首，把我锢在怀里，手指在我颈间放了几回。

我觉得他是想掐死我的，可是他没有。

「孤真是不知道该拿你怎么办。」

他贴着我的脸，「我们跑不掉了。」

——一支羽箭破空而出。

彻王，或者说皇帝——梁寻率兵赶到。

乌泱泱的兵队把太子府挤得水泄不通，太子季的亲兵都被收服。

「他不会伤害你的。」梁寻对我说。

又嘲讽道，「皇兄还留在这里不走，做蛾子留给人扑杀的不成？」

他身边的梦吟伸手打了他一下。

梁寻就闭了嘴。

梁季却已站立不住。

他背后的衣裳被血染红了大片，单膝跪地，撑着身体不倒下去。

「阿彤……」

我俯身。

血在他的喉咙凝积，发出咯咯的声音。

他说，「你有娘亲，萧子烨什么都有……孤什么都没有。」

他伸手，我退一步，他就够不到玉佩的位置，只抓紧了我的手腕。

如诅咒一般说，「你会永远记得我。」

这场面仿佛已经预演过，我冷漠得仿佛一个局外人。没有挣扎。

面无表情地看着他，知道这是梦魇结束的尾声。

我不会记得他，我会把他忘得，一干二净。

萧子烨走过来。

他捡起梁季方才掉在地上的匕首，划破了他的喉咙。

「这样对他也好。」萧子烨说。

「落个清净结局。」

后记

新皇登基的第三年，我和萧哥哥带着阿宝去寺庙里祈福。

一切都好好的，从佛堂出来的时候，内心宁静祥和。

只是下山的时候滑了脚，整个人不慎，从山坡滚了下去。

「彤儿——」

萧子烨抱着阿宝，险些吓死。

好在没有什么大事情，山林里灌木丛多，我被一枝横出的粗大枯枝拦住，除了手上添了些擦伤，其余几乎毫发无损。

只有那枚玉佩跌得粉碎。

我却没被即刻绞杀或者勒死。

是后知后觉才发现自己脖颈间空荡荡，萧子烨问我的时候我才想起来。

大约是有个人骗了我。或者他也被人骗了。

或者是这东西年久失修没了功效，总之是件不值一提的小事。

.....

梦吟做了皇后，嘴上还是不着调，嚷嚷着要我家阿宝给她做儿媳妇。还说什么「女大三抱金砖」。

可她肚里的孩子都没生出来，天知道会不会是个小男孩。

「要不是，我就……」梦吟说，「我就哭。」

「傻子。」梁寻说她，「你应该说，要不是，我们就再生一个。」

浏览器扩展 Circle 阅读模式排版，版权归 www.zhihu.com 所有